

宋长玥诗歌

到泽库

大风骑马。
草原刚刚展开:那个点燃
佛灯的男子,
置身初冬,看见雪岭上空
钴蓝,移动的羊群填满了
中年。
黎明时,他把祷告送给父
亲和母亲。
他还祈求众神,
让鹰喙下爬向云端的黑牦
牛
再次成为自己的孩子。

我和他之间
落满一场大雪。白的是挣
扎:心一次次淘空,
又一次次接近尘埃。
从早晨到黄昏,
他把自己活成生活本来的
样子——
承受,忍耐,顺从,妥协。
黑的是尘世,冷硬如铁,孤
苦伶仃,
自己是自己的愿望,

内心举灯的人,不是王,不是主人。
他向前,
和期待的日子不远,
和茫茫草原更近。

这是亲人生活过的边陲。风卷雪粒,
青春不在
日子忘记了很多。我在暮色中
想起他们:很久以前
月亮领路,
他们一次次告别亲人
走过了峡谷。

十一月底在隆务河谷,雪

雪落河谷。风说故人在远,
今夜门扉不开。

月亮悬在河岸。木窗上镂刻的牡丹
一朵失眠,
一朵强忍落寞,刮下心尖上的脂油
点灯:浪子吞下火焰
远方荒凉。唯一的赞颂
尽归生活——

从黑夜赶来的
只有雪。
广阔的白,一部分苍茫江山
一部分洁白人间。
最后一片,
落在牡丹心上
是深藏于苦难的恩惠。

寻古寺不至,在黄昏过青南草原

落日召归。
更远的旷野,大雪通天。再远
绛衣隐没雪山,
千灯静燃。是星星归乡
月亮独行,
一人过青南。

风在左吹。刀子穿过骨头
而后穿心。
再吹,人世间互不相问,
空阔更空
岂止一只空樽孤立于上弦月下。是黄昏,
风雪布席
远行者为主道而来。这一天
果然艰难——

我是负罪者
但不负别人的罪。今夜独自穿过草原
不告诉你
生活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岁末,想起德州草原

风中的房子
旧雪和漫过缓坡的长草。我分开两个世界:
白天和黑夜。
它们是安静的——青海湖北侧
牧人赶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大湖腹地。
以远,天鹅步

夏末时的连日阴雨,使地气一下子凉了
下去,仿佛在高原的深处凝成了一块万年寒冰。
我几乎疑心夏天从来没有到来过。冬装已经拿
了出来,连靴子都刷了又刷,家里还添置了电
暖气,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凄风苦雨。然而做
好一切防寒准备的第二天清晨,太阳出来了。
红红的太阳穿透乌云,洒下万道金光,很快,布
满天际的乌云聚成一层一层,再看时,天空已
经是大团大团的白色云朵在悠闲地飘来飘去。
白云上方的天空好像洗尽了铅华,已不复夏日
的湿润凝重,而呈现出一种苍茫的湖蓝色。孩
子们走在上学的路上,小脸蛋映得红红的,他
们兴奋地互相传递着讯息:呀,太阳红了。

因为有了夏末的雨水滋养,空气倍显朗
润,到处都能闻到太阳散发出的干爽成熟的气
息。很多人家开始晾晒衣物,阳台上整日缤纷
一片。棉被在秋日艳阳下一经曝晒,似乎能将
秋天辉煌的气息融化进每一根丝絮里,好几天
后,这种气息依然会在房间里弥漫。秋天用其
强大的能量将天地之间的成熟之脉打进万物
深处,重新唤醒了万物的生长欲望。

秋收时节已经过去了,整个原野在艳阳的
拂照下,迎来了生长的第二季;连逐渐失去水
分的野草都开始疯狂生长。田野里,杂草全都
覆过了田垄,夏天时能够轻松下脚的田间小道
已经看不见了,人们开始在收割过的麦地里行
走。

最初的秋霜过后,高原特有的金盏菊和芫
荇梅相继在村庄道路两侧盛开。小麦已经颗粒
归仓,农民们都在原野上收获土豆。从他们高
谈阔论的笑声里,隔着老远就可以知道他们这
个夏天的辛勤劳作没有白费。收割过的庄稼地
里,狗娃草和猪秧子又获得了新生,拼尽全力
伸展叶蔓,那恣意纵横的样子,似乎在向太阳
高呼:你好啊,老兄,咱们又见面了。田野上,香
青依然挺立在厚实的衰草丛中,它的生命的激
情仿佛此时才被点燃,像棉朵一样的小白花一
改往日的柔弱无力,在骄阳下呈现出一种暗暗
发亮的亚麻色光芒,细看时却又觉得更加白得
耀眼了。这时节,藏茵陈极易辨认,这种外表看
似纤弱的小草,却拥有过于顽强的生命力,凡
是生长藏茵陈的地方,附近的草便枯得要早一
些——它需要多么大的生命能量啊,难怪其枝
叶和根都以苦不堪言著称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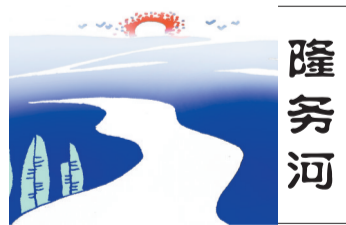
风吹过近水一带的荒草时,就会看到大量

万世轮回,千影聚合。
你说,这非偶遇,是积攒了五百年的擦肩
后遗留下的清风一缕。

丝丝清风,余香淡淡,带着你的体温,穿
越前世今生,走过红尘阡陌,拂过青山,穿过
花园,越过河流,万山青翠,百花娇艳,孤的
人生不再把酒邀月影零乱,风雨不尔多寂寥。
于是痴痴的,我驻足流连于你的温存,煮茶、
赏景,随心涂鸦。从此,孤的江山因你而更加
精彩。

仿佛我们早就相识,只是不小心走失在
经年岁月。所幸上苍有好生之德、大悲之心,
在这拾花藏月、玉蝶蹁跹的白色记忆里你款
落人间。

你说,这叫缘。是冥冥中的注定,并非巧



沙洲冷。

太阳在左。
谁是它心爱的人。金露梅收起黄金,
银露梅送走银子。
牛角下一片青草荒芜辽远,这是绝大多数的
命运
他选择的生活
面目全非,是他的,又不是他的。
这些卑微的尘埃
被神考验过,自己背负着自己的重——
他们纯洁了。

而隐身牧道的背影归于沉静,
德州多么美。

河湟之秋

柳喻

跟随你回到家门口。

秋天,大地迎来了第二次生长旺季,如果
没有严霜,这种时候,真应该洒播种子啊。

莲花湖的水涨了起来。

夏日时,我们经常行走的小路沉到了水底
下,涟漪荡漾时宛如一条白色缎带在水中飘
动。浅滩处一度没人脚蹀的滩涂地也被水淹
没,再也看不到污泥四溢的样子了。

靠近水面的浅滩坡地上,密密匝匝爬满了
蕨草。经霜后,昔日绿茸茸的湖畔草地变成了
绛紫色。蕨草稀薄的地方,倔强而又低沉的山
莓草开起了小白花,夏天时,山莓只在山巅或
可一见,而这时候,却在低洼处整个长了出来。
山莓草一开花,说明地气真的凉了,因为这种
草一直要开花开过整个冬季,直到第二年春
天,才含笑隐入万花深处。

红嘴鸥在南归途中,会三五结伴在莲花湖
一带驻留几日。这种鸟儿高空飞翔时的姿势非
常平滑优美,却拥有一副十足的破锣嗓子。有
时,看见它们很优雅地在水面上飞翔着,心中
好生安逸,忽然耳畔传来一阵极为刺耳的“吱
嘎”尖叫声。这种叫声具备刺破长空的一切威
力,使人一下子醒悟:噢,它们仅仅是过客,很
快要远行了。

就在它们的身后,是赤金色的落叶松和白
杨林带,白杨林的上方是苍青色的云杉林,再
上方的山坡林地,树叶已经落尽了,黛褐色的
枝桠疏朗交错,衬着蔚蓝色的天空,和远处山
顶的烽火台遗址共同书写着“辽阔”两个大字。
偶尔地,林子里传来“咕咕”一声鸟鸣,很快,
天地又归于沉寂。莲花湖的水面在风的吹拂下,
波光莹莹,宛如许多金色的小鱼儿在水面上跃
来跃去。

一袭清冷的风吹过后,黄昏很快到来了,
林区暗了下来,惟有落叶松身着红彤彤的晚礼
服,伫立在大湖的东岸,默默地向着夕阳道着
“晚安!”

风过有你,月落有我

边关月

相遇,我愿,我愿秋风不老蝶恋花,白发三千
思无恒。

愿今生、来世清风作伴明月为证,三生石
上脚步不移,塑身以待。

从此,风过有你,月落有我。

风清寒,月静幽。

这样的季节我整夜无眠,于是亮一盏寒
灯,铺一方素笺,一遍遍书写着——等你。

等你在今生、来世,一起并肩携手,羽化
成蝶在每一个清晨,每一次落日。

这里的美景,
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草原是自然最原始的模样,
是艺术家杰出的作品。

这里是唯一的净土,
更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这里的人们,
搭着帐篷,穿着藏袍,
说一口淳朴的语言,
在这块土地上世代放牧着牛羊。
这里的人们
曾经在马背上引吭高歌、纵横驰骋,
用先辈的智慧和文字来记录草原的故事。

这是祖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

此刻,
有一百种语言,
在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有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这片土地。

我的草原

昂旦

这里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沃土,
是我灵魂
自由展翅高飞的天地。

这片美丽的土地养育了我们,
就像母亲养育了孩子一样,
不论有多少人,
漂泊在异国他乡,
拼搏的路上,
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草原母亲——
您那份纯真无私的爱,
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
也扎根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一场深邃的爱恋。